



一点表里

·郭华悦

月光

人的一生中,总要经历许许多多不同的月光。

就像孩提时,月光是跳跃的。月亮走,人也走。人跟在月亮后头,洒下一串的欢声笑语。铺满了一地的月光,似乎也跟着欢笑声,曼妙起舞。要领略到这样的月光,所需要的只是一颗单纯的童心。

后来,成年后,月光越来越安静了。

对于一个正拼搏着的人来说,安静地看月光,似乎也成了一种奢侈。每天,为梦想而挥洒汗水。下班后,拖着疲惫的身躯,软绵绵地走在归家的路上。此时,月光更像是一位陪伴着自己的知己。没有言语,一切尽在默契中。有时,夜路很长,但看着一路陪着自己的月光,前方的路似乎也明朗了起来。这月光,是陪伴,也是慰藉。

后来,有了点岁数。生活渐趋稳定,变数越来越少。满满的,岁月滤去了浮躁,沉淀下来的是沉静。这种时候,更愿意一个人,坐在阳台上,泡一壶茶,时不时啜一口,安静地看月光。人生与月光,都让人踏实沉稳。

往下,岁数渐渐大了。总难免在某个清冷的月夜,看看四周,恍然惊觉多了许多老物件。屋子老了,桌椅旧了,身边的一事一物,无不显得陈旧。物的旧与人的旧,相映成趣,夹杂着淡淡的时光气息。

此时,再来看看披在身上的月光,又有了不同的感触。老旧的人与物,沉浸在月光中,就像是被月光一夜一夜腌渍过的。明明是古旧的,但在月光里,却显得有了不同的质感。一样的人与物,却又似乎有所不同,多了点温暖,少了点浮躁。

生活有时挺累。但月光,就像是生活里的一剂调味剂。在你雀跃时,与你共舞;但在疲惫时,给你温暖;在你安静时,与你相伴。不管身在何处,只要品一品月光,总能找到生活里甜甜的滋味。



本版配图一郑板桥

西安给我的感觉好像永远是秋天。秋天的西安叫成“长安”我更喜欢些。它是象征:肃杀之气往往传达了精神性的东西。“落叶满长安”,这“落叶”来自空白,也来自渺茫处。在落下之际,天地间曳着一根根虚线。我在西安,看到几件汉代石雕:浑然大块上吐纳着几条线,就活现出虎、活现出蛙来。这种具体又带着抽象意味的线条,与秦篆相比,有了很大变化,或者叫生机。秦篆的线条感无疑是车同轨、书同文、统一货币与度量衡这种强制所赋予的,犹如机械装置。

许多年前,我就对“线”字无比痴迷。直到最近,我还试图来表达它。纸的尺幅似风声渐大,而我的觉悟却越来越微弱了。一日醉归,墨心蠢蠢,提笔却又惘然得紧,就在整张宣纸上写了一竖。醉酒,使我抛开字形,仿佛站在高高的山上,迎接着风,得到解放。但由于在一种情景之中,我就又不假思索偏锋一横:

好像十字架一具,“线”的感觉顿时消失。

纯粹的中国线条,它要么是一竖,假设为“一竖”的话,那么,就是“一竖”与无数“一竖”的结合、融洽,不会有交叉、穿插。

我想起拔河之绳。

“出世”是一竖的话,“入世”也是一竖。它们是平行的,因为方向一致:就在“世”上。于是,这两根线条扭成了绳,大伙儿在两头拔河。胜负取决于绳中央的一个假设性的绳结,心力和体力反而悄然隐遁,都成一种感觉。

似乎中国人的智慧里没有十字形的线条,没有相对的方向。它只朝一个方面平静如水地打开、延伸……

说到底,就是这线条一根了。石涛曰:“法于何立?立于一画。”这句话说得比这位苦瓜和尚所有的绘画都精微,关键没有臆品。中国艺术,就是一根线的天地,能够代表中国艺术中最精微的精神,我想一是书法一是诗歌。而书法与诗歌这两根线条又能一丝不苟地结合:李白的诗歌如大草;杜甫的诗歌似正楷;李商隐的诗歌宛如篆书;杜牧的诗歌仿佛行书。这一根线条即使变化多端,但一一看来,也必定轮廓清爽,甚至清瘦,连带到文人形象,就是极消瘦的,宁憔悴,勿臃肿,这很重要。即使像苏东坡这个体态肥胖的人,在画家笔下,画家也要借助衣衫的线条,来为居士减肥,弄出个玉树临风的样子。

苏州,某个有塔的公园,我带儿子去赏牡丹。花团锦簇,儿子四望,说一句:“没劲!”我也觉得没什么看头。倒不是因为贫穷,它富贵。中国古代的文人学士,爱的是梅菊。除了含有品质高洁之外,还有这层意思吧:梅与菊,都与一种假设性的线条有关,如果作写意画,都能通过勾勒。而牡丹,就只得或点或丑了,当然也可以白描,但还是点丑为多。为什么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机制里,有种特别的线条感?或许是我们的文明与历史太悠久了,所以不论封闭的观念,还是开放的参与,它都作为一根绵延的线条呈现于目:我们的历史感也就远远大于宗教热情,宗教到底不能产生出来。

儿子不满足的喊声使我回到牡丹花下,

我匆忙携他出园,听说市中心的剧场里正在演木偶戏。

竹叶摇摇,在窗上摆出一个又一个淡绿的“个”字。我看着窗外。竹叶的结构,可以看作“介”字,也可看作“分”字。但我们谈到竹叶,常常说成是“个字点”。因为“个”字更加简洁,有纯粹之美。而纯粹之美里,总活跃着一种线条的因素。看饱竹色,我捏支“小红袍”,蘸蘸淡墨,毛边纸上写起了一篇短文,名为《凉爽》。

“是心灵无尘,皮肤上不出汗……”

我想凉爽更是:像一枝毛笔,蓬松、轻松、放松。在书法里,我想只有晋人的墨迹最有凉爽之感。

读晋人法帖,觉得书家用笔,范围大致不超过笔头,飘逸、细腻,这与晋人敏感的心灵有关吧。而到唐宋,书家用笔的范围已臻笔肚,身体力行样子:知识阶层在现实里,不管地位稳定还是不稳定,都与现实滞粘。宋元以后,明清人的书法作品,无论头肚,连笔尾也用上,所以明清人的书法线条,较之前人形态多异。从中,也能看作社会末期的悲哀:使用一切手段,抓住每个机会,寻求着生存的基本之道;出世难,入世也难,徒有满腔愤世之情罢了。

从笔头到笔肚再到笔尾,其实是一根线条在贯穿着沉浮。书法史,归根到底就是一根线条变化的历史。而中国文化人的心灵史,也是一根线条相承的历史。从古至今,以一竖而贯之,认定去向,绝没有横向联系的愿望。缺乏社团意识,故文人相轻以至相残。一个中国文人只是与死去文人更有一种亲缘。

以书法的线条来观照——观照什么呢?起先是飘逸、敏感,继之为务实、脱俗,到最后只悲怆地终结。作为一根富有文化意味的线条,我想差不多在明代就终结了。也在明代,它开出辉煌的两朵花来:家具和昆剧。明代的家具具有极大的概括能力,看得出一根线条凄美的走向。而昆剧,就是一种线条细细的戏剧,宛如陈道复的水墨画,克制而有神采,充分而不宣泄,一撇兰叶晚风中眉长眉短。

记得汪曾祺先生的一篇散文里,有沈从文语录。是谈论饮食的,有关茨菰。茨菰有种苦味,沈先生说:“茨菰格高。”我们俗人,吃它时总爱笑话:“吃清朝人。”茨菰有柄,就像清朝人的辫子似的。满族的汉化,除了说明汉文化的强大之外,我想也有个满族自己潜在的问题:那一根辫子,尽管有点滑稽,但就是这一根辫子,和汉文化有了神秘的联系——一根线的物质化表现。玩笑到此打住,一根线上中国在散步,这是后话。

那天,从苏州某个有塔的公园赏完牡丹出来,我带儿子去看木偶戏。看完木偶戏回家,他竟要模仿木偶,求我在他手上脚上系几根丝线。我牵牵缚在他脚上的线,他就踢踢腿;我动动结在他手上的线,他就抬抬手。我的儿子很入戏。

忽然他不玩了,挣脱我,带着脚上、手上的丝线,在院子里走动起来。似乎有种风吹来,丝线飘飘,像古代圣人的衣带。

高眉低看

一根线

车削子